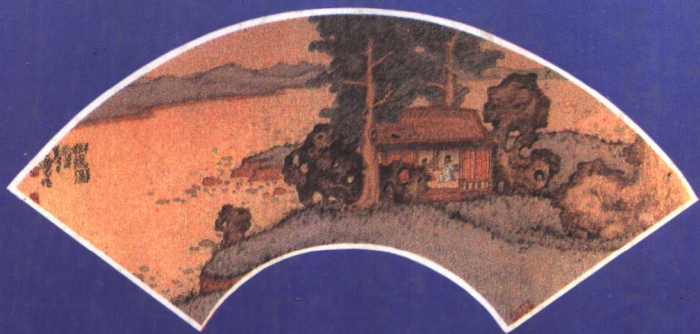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琼]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张新奇

特邀编辑:钱厚荣 高 峰

装帧设计:毛志扬 高 峰

红楼梦

曹雪芹 高 鄂 著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日报印刷厂印刷

*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18

印数:50000—58000 册

*

ISBN7-80609-000-2/I.1

定价:22.20 元

出版者言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曹雪芹在贫病交迫中写成前八十回，最早由《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流传。乾隆五十六年(1791)经程伟元和高鹗合作出版活字排印一百二十回本，由萃文书屋印行——续四十回的作者一般人考证为高鹗，另有程伟元和高鹗共同续成之说以及他人参与续写之说。翌年，经程、高详加校阅改订后再由萃文书屋印行。此为往后《红楼梦》流传的定本。

1927年，汪原放以胡适所藏程、高校阅改订本为底本标点分段整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尔后多次印行，流布极广。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大陆作家出版社、香港友谊出版社等都先后以汪原放标点本为底本(或以汪本为主要参校本)印行。此外，六十年代胡天猎还出版了一部程、高校阅改订本的木活字排印影印本。

本书由张大宽先生以汪原放标点本为底本，参阅光绪丙午(32)上海桐荫轩石印本(16册20卷)《全图增评金玉缘》等古本，吸收几种现代排印本的整理成果，根据当代人的阅读习惯重新分段标点。

高 鶚 叙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

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

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

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鶚叙并书。

程伟元叙

《石头记》是此书原名，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

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

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缮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谽谿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

《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

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

小泉程伟元识。

程伟元高鹗引言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伙。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编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一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钜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其中用笔吞吐虚实掩映之妙，识者当自得之。

一向来奇书小说，题序署名多出名家。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

一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后因坊间再四乞兑，爰公议定值，以备工料之费，非谓奇货可居也。

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兰墅又识。

目 录

高 鹗 叙	
程伟元 叙	2
程伟元高鹗 引言	3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5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9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14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18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23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28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32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37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41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44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48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50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54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57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60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65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71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75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81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85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89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93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97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02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0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11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15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122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128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31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136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撻	140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143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148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153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158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164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168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172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178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183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188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192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197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02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207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212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216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22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226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231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236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241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247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252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25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265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269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272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277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榻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281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289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295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302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306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挈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310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哭闹宁国府	316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322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326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330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335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340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345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352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357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36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369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375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378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38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387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392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398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403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亲情淑女解琴书	408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413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41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421
第九十回	失锦衣贫女耐嘲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425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42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433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437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	442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447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451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456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462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466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470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474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479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483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487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491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495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498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502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507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513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517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521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526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531
第一百十五回	感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534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538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543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548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553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559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自来自去，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诌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

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供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我师意为如何？”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并无伤时诲淫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言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

按那石头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到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看见那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绛珠仙草，十分娇娜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石正该下世，我来特地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了此案。”

那道人道：“果是好笑，从来未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了。”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到那时只要不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固不可泄露，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

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就强从手中夺了去，和那道人竟过了一座大

石碑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着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但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个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转身才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凋。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时，只听道人道：“你我何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

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人必有来历，很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这士隐正在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塞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仁望，敢街市上有甚新闻么？”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水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忙起身谢道：“恕诟骂之罪。且请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起身也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生的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有什么机会。”如此一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他回头，便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遂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丫鬟，曾回顾他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随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头。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玉在篋中求善价，钎于窑内待时飞。”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

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了。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酌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酬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高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如今行李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的。”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的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几人去找寻，回来皆云影响全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成疾，日日请医问卦。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成了一堆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的士隐跌足长叹而已，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儿，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会过，只一味好吃懒做。士隐知道了，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慌，急忿怨痛，暮年之人，那禁得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这日拄了拐棍挣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叫《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悟彻，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的搭裢抢了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着疯道人飘飘而去。

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着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每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丫鬟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来了。那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儿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回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既是你的女婿，就带你去面禀太爷便了。”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封家各各惊慌，不知何事。

至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众人忙问端的。“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妻丫头买线，只说女婿移住此间，所以来传。我将缘故回明，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待我差人去，务必找寻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又送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觉感伤。一夜无话。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妻作二房。封肃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爷，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当夜用一乘小轿，便把娇妻送进衙内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命其且自过活，以待访寻女儿下落。

却说娇妻那丫头，便是当年回顾雨村的，因偶然一看，便弄出这段奇缘，也是意想不到的事。谁知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载，雨村嫡配忽

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貌似有才，性实狡猾”，又题了一两件徇庇蠹役，交结乡绅之事。龙颜大怒，即命革职。部文一到，本府各官无不喜。那雨村虽十分愤恨，面上却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过了公事，将历年所积的宦囊，并家属人等，送至原籍安顿妥当了，却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闻得今年盐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也曾袭过列侯的，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到了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他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且说雨村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这女学生年纪幼小，身体又弱，上课不限多寡，其余不过两个伴读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养病。

看看又是一载有余，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学生奉侍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旧病复发，有好些时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信步至一山环水绕、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剥落，有额题曰“智通寺”，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雨村看了，因想到：“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进去一访？”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却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雨村不耐烦，仍退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移步行来。刚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姓冷号子兴的，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年年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的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甚紧要事，且盘桓两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闲走到此，不期这样巧遇！”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事。

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笑道：“荣国贾府中。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门楣了！”雨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了却自不少，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使去认他，故越发生疏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这样说。如今的这荣宁二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呢？”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时，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宅

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洵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

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敦子有方的，何至如此？”

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宁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八九岁上死了。只剩了一个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别事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个儿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住在家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混。这位珍爷也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爷不管事了。这珍爷那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

“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名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却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惟有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怜念先臣，即叫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刻引见，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进学，后来娶了妻，生了子，不到二十岁，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你道是新闻不是？”

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子兴冷笑道：“万人都这样说，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那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爱惜。独那太君还是命根子一般。说来又奇：如今长了十来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雨村罕然厉色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参元之力者，不能知也。”

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永运降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泠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邪之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成害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撼发之意，一丝半缕，偶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通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